

孤獨和年輕總是
睡在同一張牀上

陳燁
著



聯經文學 ⑧1

孤獨和年輕總是睡在同一張牀上

陳煒 著



聯經文學⁸¹

孤獨和年輕總是睡在同一張牀上

79.04.1092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第二次印行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著 者 陳 燁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 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315-0

・ 84008-40 ・

失去陽光的城堡

陳燁

我們是蒼白的騎士
奉命，去攻佔一座
大氣中燃燒的城堡

在這種孤注一擲的局面
我們將暫停一切慾望與癡戀
把夢幻與玫瑰拋向虛空

三月清曉灰褐的濃霧中

齊齊醒著

未足十八歲孩子的憂鬱

世界還不能終結

每一個白晝都短得來不及觸摸

我們在觀念方程式與定律

進行失焦的盲獵

在命題演習的邏輯中

習慣於掉落無關聯考的真理

母親一其起牀之次，像布穀鳥咕咕
父親在煙灰和報紙之間打盹

每個人活該不得閑眼

士一大限時請記得傾出全部賭注

成功人在嶺上；而成仁者

永遠註冊在前綫的最前綫

為什麼搖籃搖出猙獰的夢魘

為什麼虎鷹啣著似我非我的頭顱

為什麼地底冒出一棵樹

吊著十萬多張焦爛的面容？

孩子，喝杯克補加雞精的人參牛奶
你即將建立一個幸福王國

那殺牲的祭典開始囉——

孩子，信靠上帝釋迦武聖爺！

孩子，信靠聖母觀音媽祖婆！

於是，我們披掛上陣

向陽光寂滅的城堡推進

目次

目次

序詩——失去陽光的城堡	
孤獨國	一
玫瑰的憂鬱	一九
一〇一忠狗	三五
斷翅的鳥	四〇
鬪牛	五五
毛髮	六二
彩虹紋身	六七
關著的夜	二七

孤獨和年輕總是睡在同一張牀上

穿著黑暗的蝴蝶 一三元

拔河 一五三

第七顆蓓蕾 一六三

夢幻騎士 一七

黑夜天使 一八五

樹人 二〇三

志願 二〇九

牆 二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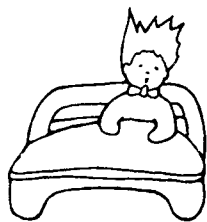
制服 二三九

杏壇春秋 二四五

孤獨國

昨夜，我又夢見我

赤裸裸地跌坐在負雪的山峰上



那兩座尖挺、高聳的雪峰，再度把他圍裹在其間的峯谷；他拚命地攀越，始終到不了峰頂。在那一陣熟悉的激烈冷顫之後，他又一次跌陷在谷底，仰望那對如極光般清澄柔澈的眼眸，喃喃呼喊著：「瑤……瑤……瑤——」

他翻身，突然猛烈清醒過來。夜光鬧鐘指著凌晨一時四十分。那七個該死的阿拉伯數字，彷彿夜空凝聚的霧氣，向他的火熱眼眸招展著。

電話就在牀頭旁的書桌上，雪白閃爍。他感到一顆心正不自主地撞擊他的手指，拿起

話筒吧——不！拿起話筒——他的手指劇烈抖顫，在牀頭櫃與書桌緣側的咫尺間掙扎。她還沒入睡——他知道，他清清楚楚，熟悉她的一切作息，包括她習慣在黎明的微光中爬到牀上，在她丈夫的鼾聲中慢慢沈睡。

那個胖碩的男人一定會打鼾——他強迫自己相信這個定律；沒有妻子能夠忍受做丈夫的雷鼓鼾聲，所以她才徹夜不眠不休地讀書、寫作吧？他再一次從枕頭底下摸出那三本書，一本一本擺在笨拙跳動的胸脯上。那是她寫出來的書，她的靈魂，她的思想，她的精神……他用無限柔情，顫抖地撫摩著，她的靈魂，她的思想，她那鬆軟長捲的褐髮，她那勻稱高挑的身材，她豐潤的唇，圓翹渾滿的屁股，還有她的線衫下咚咚蹦跳的雙乳……啊！他砰一下坐起，書本震落在地。

不行！他咬緊牙根，極力克制自己伸向電話按鍵的手指。無論如何，他都要忍住，就一夜，今夜，就是今夜，他必須忍耐不去聽她午夜的聲音。他在牀頭櫃上一陣掃摸，尋到了那包乾癢的新樂園，還剩兩管。黑暗中劃亮的火柴光總是特別媚惑，他怔了一下，把煙點著，猛猛吸了幾口。彎腰拾起書本，他仔細擺在身側，重新躺了下來。

今天她穿了件咖啡色的線衫，米色長窄裙，走進教室的時候，全班一陣尖嘯。他從課本的紙頁擡眼瞄她寫黑板的身影，同時瞄到右座的海龜左手托腮，一副口水淌淌的色樣。

幹×個屁！他向海龜一腳踹去。海龜不防，連人帶椅摔到地板上。全班嘩笑聲中，他看到她憤怒地回過身來，「你，」她指著海龜的手指在發抖，眼眶一圈睡眠不足的淺紫。「我知道，就是你。」「老師，我……我的椅、椅子——壞了，我、我沒有——」海龜急得滿臉通紅。「你下課到辦公室來。」她又轉向黑板，繼續那些羅馬字母。

那時候，他多麼沈靜地隱在課本裡，沒有人知道海龜怎麼摔下的。哈哈，他得意地默笑了，想到她眼眸裡盛得滿滿的苦惱，他知道，她被他的午夜電話打動了——或者，她已經為他的狂野男性所著迷了。

不錯，他的狂野，他那不顧一切——在夢中孟浪的狂野，而她柔馴似女奴般，匍匐在他雄壯的男性底下。一陣陣熱流襲向他的心口，他點燃最後一管新樂園時，索性把暴脹的內褲脫掉，叼著煙，用手去撫慰那頭衝撞的猛獅。那熱流愈來愈炙燙，滾滾熔漿，在他體內各處鑽竄。啊，不行，他必須要聽到她的聲音，他要讓她知道——他為她呻吟，為她顫抖，為她瘋狂！

啐！他吐出新樂園，一把扯下話筒，迅速在鍵盤上按了七個號碼。電話鈴聲像狂濤拍打他的心岸；啊，瑤瑤，他喘息著，瑤，接電話，快，我為妳瘋狂啊……

嘟——電話接通了，他急忙用內褲蒙住話筒。

咦——她不出聲嗎？

他焦急，喘息著，體內一波波狂暴的熔漿。

「喂，妳講話啊，」他憤怒，下體劇烈跳顫著。「我知道妳在聽，我知道妳好奇，這是個很好的寫作題材。妳講話啊，小說家？老師？」

——還是不出聲嗎？

「妳並沒有把話筒拿起來，可見妳在等我，對不對？」他自顧自地呻吟，淫笑著，全身肌肉愈來愈緊繃，熔漿集中在火山口，有一種爆發前的張力快感。

「妳一定對我很好奇，妳在想像，這是個什麼樣的男人？為什麼要在午夜挑逗妳？哈哈，我就像妳的小說所寫的那些男人，醜陋的男人，天下沒有一個男人是好東西——對吧？這是妳的兩性觀吧？就像妳在課堂上攻擊的男性沙文意識，就像妳說的『編教材的人是男性沙文豬，才定女人的天職為吸引男人、嫁給他、為他生子』，哈哈，妳的一舉一動，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妳逃不了的——」

——唉……

他聽到一聲絲長的歎息，幽幽柔柔，撞到他心口最脆弱的地方。「其實，我沒有惡意，我只是——太喜歡妳，我想——和妳作愛——妳放心，我絕對不會傷害妳，我們在電話中

做，好不好？我現在對妳完全坦誠，完全——赤裸裸。瑤瑤，妳把衣服脫掉，嗯？呵呵，把妳的奶罩解下來，摸它，用妳的手指去摸乳頭，摸那可愛、小巧、粉紅色的櫻桃——嘿，它是粉紅色的吧？」

電話傳來一聲輕微的咔嚓，寂靜中似乎有空氣轉動的聲音。

他停止自我撫摸的動作，屏息聽了片刻。她並沒有掛上電話，只是——哼，他想到了。「沒有用的。我跟妳說過，我不怕妳電話錄音，因為妳永遠追查不到我真正的聲音。妳也查不到我的電話號碼，妳甚至無法確定我的身分，別傻了。妳大可以去報警啊，我相信他們只會備案登記一下而已，這個大都市無聊又無眠的人太多了，查不勝查。還有，妳可以去電信局申請電話監聽，對吧？妳儘管去申請，不過，請小心我們民意代表的攻擊，電信局一定礙難照准，因為我們這個時代開始講究民主、自由與隱私權了，哈哈。」

——唉。

又一聲短促的歎息，輕微的風彷彿從話筒彼端拂吹過來，他隱隱約約吸聞到她身上那股「毒藥」的香味。

「妳應該感到高興才對，有個男人這麼關心妳，無時無刻不在想妳，而且那麼了解妳，還有，那麼聰明。對不對？我甚至可以感覺到妳的情慾，妳的丈夫一定無法滿足妳，看妳

走路的樣子便知道，妳那個渾圓的小屁股翹翹的，多麼渴望男人啊——別否認，我每天都看到妳，了解妳的一舉一動、喜怒哀樂，包括妳今天找了隻大海龜去問口供，結果弄得滿頭霧水。」

「你是我的學生，沒錯。」她在電話中低吟著，彷彿正在頑抗思緒的浪潮，聲調哽澀。「只有我的學生，才會天天看得到我。」

「而且，才會這麼聰明。」他得意地弓起身軀，用舌頭去舔自己的胸脯，肚臍，忍不住嘿呵呻吟起來。「誰叫妳要在這麼好的高中任教，教一流的學生，嘿呵呵……我什麼都是一流的，信不信？我比妳先生強壯，可以讓妳更快樂，享受一流的快感……呵呵。」

「OK，你到底要什麼？」

「妳。」

「不可能。」

「一次，一次就好。」

「絕對不可能。」

「反正，妳先生不會知道的，對不對？」

「不行——」

「拜託，可憐我，從小我就孤獨一個人，孤獨長大，我沒有兄弟姊妹，沒有父母——」
「你是孤兒？」

「嗯，就某種意義來看，我是孤兒，孤獨國的帝君，我統治一個寂靜又孤獨的廣大國度。而妳的仁慈與關愛，使我感到有生以來的溫暖。」

「你是我導師班上的？」

「是亦不是，不是亦是。相信我，妳的關懷比妳的外表更動人，更溫柔。我每天看著妳對大家的溫柔眼神，我受不了，那種溫柔，長久以來，一直很殘酷地折磨我，我——我會打電話給妳，實在是——我快要瘋了，妳一直在我的夢中，不管白天或黑夜，真的，我——我要瘋掉了。救救我，只有妳能救我！」

「……嗯，告訴我，」她的聲音輕輕柔柔，像個夢。「我要怎麼做，才能幫助你？」
他閉上眼睛，一陣陣痙攣像電流竄過每一條神經末梢。繃緊的肌肉，隨著熔漿爆出口，緩緩平息、鬆馳，世界陷入一片渾渾莽莽的沈默。

他啪地一聲，掛上電話。

夢境中，紫羅蘭花、三色堇、晚香玉、橄欖樹和旋飛的白蝴蝶，她從性感的維納斯幻變成纖柔潔白的水仙子。他追蹤她飄飄的衣袂，滿足地俯躺在月桂河畔，睡著了。

這裡沒有騾騾的市聲

只有時間嚼著時間的反芻的微響

他從一堆詭異的羅馬字母驚醒過來。

她那疑惑的眼眸晶亮如射，彷彿要穿透他偽裝的乖巧靈魂。那時候，她只淡淡說了句：「晚上早點睡。」便在全班壓抑的哄笑聲中，繼續介紹英文文法。他無疑驚出一身冷汗，覺得在她面前猶如赤裸待閹的小男童，無名的恐懼抓住他背脊所有的神經。下課時，他抖著雙腿起立、敬禮；而她那麼不經意地瞄了他一眼，那麼輕忽地對他笑了笑，在微熱的初夏黃昏中，無限曖昧地走離他的視界。

「阿國，人都走遠啦，還瞅什麼？」海龜冷不防從他背後捶擊，震得他五臟六腑翻滾移位。「我們阿國就是這樣，看看過乾癮而已啦。」大豚走過來，搭上他的肩，神祕兮兮地說：「走啦，我們去一支社，凱子在那裡一缺三，等半天了。」

「幹什麼？我的草哈完了。」他甩開大豚的肥膀子。

「打橋牌啊，你以為要做啥？」大豚叫著，伸手去摸他額頭。「哇噻，這小子發燒哩，熱勁十足。」